春秋經傳集解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二四七
一四
一四
獅函
架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一二四七
號
一四
冊
二七四
函
二〇
架
(五才)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47
冊數 14(4)
函號 47 2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MSCCPPCC041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圖書寮文庫

春秋經傳集解文上第八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蝕之（無傳癸亥月一日也不曾朔官失之）天王使秩服來會葬（秩氏服字也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文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七月而葬緩也）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毛國伯爵也諸侯為王卿士者也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余亦其比也）晉侯伐衛（晉襄公先告諸侯而伐衛至大史親伐而卧晉侯從生障）秩孫得臣如京師（得臣秩牙之孫）衛人伐晉（衛孔達為政不恭盟主無兵陳國受討喪邑故貶稱人也）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衛邑也在頓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孫而春秋書大史皆不貶者体例已革故拟用魯史成文而

傳

己内称公卒称薨皆用魯史也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致其君頵商臣穆王之致君例在宣四年公孫敖如齊傳例曰始聘受礼也元年春王使内史弥服来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也見其二子焉弥服曰穀也貪子雅也收子穀文伯雖惠弥也貪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者之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也為年公孫敖奔莒傳也於是閏三月非礼也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昭達曆者之所議之也先王之正昭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皈餘於終步曆之始以為術之端角也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也有餘日皈之於終積而為閏故言皈餘於終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四昭元愆過也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元疑惑皈餘於終變則不悖四昭得所則變元悖亂也冀四月丁巳葬僖公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此下王使毛伯衛来錫公命衛毛伯字弥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也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侯鄭伐綿訾及匡孔達衛大夫也匡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也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誼闇亦曰祥祭為位而哭也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内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之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也昭王在温故勸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衛大夫食戚邑者也衛人使告于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
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不已力足以距晉也衛孔達師師伐晉君以
為言言者越國而謀合言之適而失今變霸王之礼故國失其邑見執辱之
秋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彊界初楚子將
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齒年也言尚如而又多愛黜及礼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舉立
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也不可立也
若聽說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也商

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君之何而察之潘崇
曰享江芋而勿敬也江芋成王嫁於江從之江芋怒曰呼役
夫呼鼓色也役夫賤者稱之宜君王之欲敬女而立職也告潘崇
曰信矣潘崇曰能變諸乎問能變職不也曰不能一行乎曰
不能一行大變乎曰能大變謂敬君也冬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太子宮甲也僖七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也王請食熊蹯而
死然掌雖熟糞之猶有外救也若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
乃瞑言其忍甚來歟而加惡謚也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
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之宮也

穆伯如齊始聘焉礼也穆伯公孫敖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
踐修旧好要結外援踐循履行也好莫鄰國以衛社稷忠
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懷德
之基也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礼也
殽之役在僖卅三年晉
人既敗秦師秦大史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
孟明之罪也必敗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苗良史
之說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說大雅也隧蹊徑也周大史苗伯判后王言貪
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徑蹊也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惛乱之
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善而答對也遷用其良覆俾我悖

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礼也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
貪以禍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也

經

二年西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孟明名氏不見非命卿也大崩曰敗績
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也丁丑作
僖公主者穀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也三月乙巳及晉處
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礼而親與公盟故
貶去其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為稱以
直厭不直也不以者盟晉都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
士穀盟于垂隴鄭地也滎陽縣東南有隆城六穀出盟諸侯麦成於衛故貴而居名
氏也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无傳因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為疾

不屑旱五穀猶有收者也

八月丁卯大変于太廟躋僖公大変禍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也継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屑而議之取未応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説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変異其文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人皆卿也秦穆公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公子遂如齊納四國大夫以尊秦伯也

幣僖曰礼也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士婚六礼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礼与士礼不同蓋公為太子取已行婚礼也

傳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伐邠秦也王官无地御戎代果弘也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也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

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鄭之也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乗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廿三年也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処也其友曰吾与汝為雛欲共致先軫也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祖廟也取以策功廣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之也死而不義非勇也供用之謂勇供用死國用也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

遄

死者宜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見退言上不我知也
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屬上之已兵也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
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小雅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也遄疾也但止也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詩大雅言文王赫然奮怒怒則整師旅以討亂也
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也
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
爾祖聿修厥德 詩大雅言念其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也毋念念也 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為明年秦人伐晉傳也 丁丑作僖公
主書不時也 過葬十月故曰不時也例在僖卅三年 晉人以公不朝來
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使大夫盟公欲以恥辱魯也 經書三月己巳經傳必有誤者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
厭之也 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也 適晉不書諱之也
不書公如晉恥之也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
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 討元年衛人伐晉也士縠士蔿子也
士縠堪其事也 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之事故書之也
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陳始與衛謀謂不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爲免也

秋八月丁卯大変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嘗為臣位恐在閔下今上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也於是反父弗忌為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礼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昭年又長也故鬼閔公死昭年亦少弗忌明言其所見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也明順礼也君子以為失礼、、死不順祀國之大変也而逆之可謂礼乎子雖齊聖不先父貪久矣齊未也臣継君猶子継父也故禹不先鯀陽不先鞏鯀禹父鞏陽十三世祖也文武不先不窟、、后稷宋祖帝乙郊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后王鄭樞公父也二國不以帝乙后王

不肖而猶尊尚之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貳也皇、美也后帝天也故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也君子曰礼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称帝也故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姉叔邶也衛女思故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姉者也君子曰礼謂其姉親而先姑僖親文公父文父弗忌致阿昭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三說深責其意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也已敬立而立人仁也廢六閑塞閑陽閑之廢九六也閑所以禁絶末進而廢之也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貶席也言其共民爭利也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充其位故曰虛也縱逆祀僖公也

經

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也止於魯東門外天仲以為神食國人祀之也○冬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敀生伐秦取汪
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鄉不肩為穆公放尊秦
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允君即位好舅甥
脩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妻好之變通于外內之之
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於是遣鄉中舅好甥之國
脩禮以婚姻也元妃適史人奉粢盛供祭祀也
孝禮之始也　三年丁酉春王正月外孫得臣會晉
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潰傳例曰民逃其上曰潰沈國名也汝
南平與縣有沈亭也○夏五月壬子虎卒不肩壽者天王赴也秋泉之盟無輙假王命周

傳

王因以同盟之例為來赴之○秦人伐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也○秋楚人圍江
雨蠡于宋自上而墮有似於雨宋人以其死為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之也○冬公
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隨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外會諸侯之師伐沈以
其服於楚也沈潰允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潰衆散流
移若積水之潰自壞之像也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无異是以在衆曰潰在上曰逃各以
類言之也○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也○夏四月乙
亥王外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於翟泉文
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也傳因王子虎異於諸侯
王外又來與文公同盟故於此顯示躰例也經屑五

月又不盾日從起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
郊王官郊晉地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
東太陽縣西封埋藏之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
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也與人之壹也
壹无貳心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
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也詩云于以采蘩
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說國外言沼沚之蘩
至薄猶採以供公侯以喻秦穆之不遺小善也風夜逝懈以事一人孟明
有焉說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
焉詒遺也燕安翼成也說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也○秋
雨螽于宋墜而死也螽飛至宋墜地而死若雨也楚師圍江晉先
僕伐楚以救江晉救江在雨螽下故使圍江之經在雨螽下也隨○冬晉以江
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也王外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外文公之子也桓公不肯示威名不親伐之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史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懽其
元礼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
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見君子集旦有儀也說小雅取其既莊外
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

君貺之以大礼何集如之抑小國之集大國之惠也

晉侯降辞降階辞讓公登成拜俱逆上成拜礼也公賦嘉樂

：：說大雅義取其凱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元傳○交逆婦姜于齊称婦有姑之辞也○秋侯齊元傳○秋楚人滅江

滅例在文十五年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

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始故称夫人也

四年春晉

人敗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二年衛執孔達以說于晉

也○交衛侯如晉拜謝敗孔達也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

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之也○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礼也礼諸

侯有故則使卿逆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允信也始來不

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也曰貴聘而賤逆之

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也不以夫人礼迎是卑廢之也

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礼在家必亡主內主也不允宜哉

說曰畏天之威于昭保之敬主之禮也說嗚言畏天威於是保福

祿也○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新城秦邑也王官

俱在前年也○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服降去

素服出次避正寢也不云舉去盛饌也鄰國之礼有數令秦伯過之也大史諫公曰同盟

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江同盟不告故不肩也君子

曰設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
秦穆之謀乎 設大雅言交商之君政不得民心設四方諸侯皆懽而謀度其政爰也言秦穆
公亦能感江之滅懽而思政也爰於也究度皆謀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
宴為賦湛露及彤弓 非礼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設小雅也
不辭又不答賦公使行人私焉 私問之也 對曰臣以為肆 以二文
業及之也 肆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詐不知此其愚不可及也 肯諸侯朝正
於王 朝而受政教也 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
諸侯用命也 湛露曰湛露斯非陽不晞乾也言露見日而則朝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
行之 諸侯歆王所愾而獻其功 歆猶當也愾恨怒也 王於是乎

經

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竟報宴 竟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歆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之也 今陪臣來繼旧好
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也 君辱貺之其敢乎大礼以自取戾 貺賜
也乎犯也戾罪也 冬成風薨 為明年王使來唁賵傳也 五年己亥春王正
月王使榮外歸唁且賵 珠玉曰唁口實也車馬曰賵也 三月辛亥
葬我小君成風 元傳反哭成震故曰葬我小君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葬地伯爵也來不及葬不識者不過五月之內也 交公孫敖如晉 元傳
秦人入鄀 入例在十五年 秋楚人滅六 國令廬江六縣也 冬十月甲
傳 申許男業卒 元傳與僖公六同盟也 五年春王月使榮外來

皈唅且正賵石昭公來會葬礼也成風在公之妾天子以史人礼贈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礼也初郯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反秦人入郯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皈帥師滅六仲皈子家也

冬楚公子燮滅蓼國今安豐蓼縣也

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皋陶之後也偽二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之也

晉陽処父聘于衛反過甯甯晉邑汲郡修武縣也甯嬴逆接大夫也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對商居曰沈漸對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溺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對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居也夫子臺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對也天為對德猶不干貶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惡之所聚也訓過其行也杞而聚惡不可以定身對則杞人也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敍父父傳也

晉趙成子欒貞子霍伯曰季皆卒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曰季骨臣下軍佐也為六年蒐于夷傳也

六年庚子春葬許僖公元傳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文孫也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再同盟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卿供葬事文襄之制也三月而葬速也晉敍其大夫陽処父侵官宜為國討故不言賈季敍也晉狐射

傳

姑出奔狄射姑狐偃子賈季也奔例在宣十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無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也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卅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令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也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也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盾也趙衰子也陽処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也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也河東汾陰縣有董亭也陽子成季之屬也処父嘗為趙衰屬大夫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宣子趙盾謚也制事典也、常正法罪輕重常也辟獄刑辟猶理也

董逋逃董皆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春契也治旧洿治理洿穢也本祿礼貴賤不失其本也續常職修廢官也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太傅陽子与太師賈伏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伏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也戒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敬求好於陳反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也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也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詩秦風也義取黃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陽三良不然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

之善人乎說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說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瘁也
无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言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
以並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也樹之風色因土地風俗為立色教之法也
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也著之話言話善也為作善言遺戒也為
之律度鐘律度量所以陳之藝極藝准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也傳
曰貢獻之元云藝又曰貢獻無極也引之表儀別尊也表儀猶威儀也予之法制
告之訓典先王之屑也教之防利防惡與利也委之常秩委任
也常秩官司之常職也導之以礼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
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

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不復
東征也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為霸主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
求遭喪之礼以行季文子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也其人曰將焉用
之其人從者也文子曰備豫不虞言之善教也求而无之
實難卒得也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也八月乙亥晉襄公卒
灵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曰立公
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也好善而長先君愛
之且近於秦、旧好也置善則固變長則順立愛則
孝結旧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

抑美抑陰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文公六岳又皆子也辰嬴嬖於
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
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君嬖
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毋淫子
僻元威陳少而遠元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
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姓之女生晉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者也
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說狄時妻故復
讓之又無則杜祁本班有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
卿受垂次也言其賢終位尊也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

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
諸郫、晉地也賈季怒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也而
知其元援於晉也少族多喪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
處父鞫居狐氏之族也書曰晉敗其大史侵官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
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敗續
簡伯續簡伯鞫居也十一月無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也賈季奔狄宣
子使史駢送其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也夷之蒐賈季
戮史駢、、之人欲尽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

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
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
則為惡怨也
夫子礼於賈季我以其毫
報私怨无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毫位也介人之毫非勇也介因
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敦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後怨已是益仇也以私害
公非忠也叔此三者何以變夫子尽具其貉与其然
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扞衛也閏月不告朔非礼
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閏以正取四取斷差則置閏以正之也取
以作變順取僉變也變以厚生變不失取取年豐也生民之道於是
手在矣不告閏朔棄取政也何以為民

經

七年辛丑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又
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屬取晉也例在襄十三年也遂城郚無傳因伐邾師以吾城郚也郚魯邑斥
縣東南有郚城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二年与魯大史盟于密陵也宋
人敦其大史宋人攻昭公并敦二大史故以非罪書之也戊子晉人及
秦人戰于令狐類狐廢適而外求君故貶稱人也晉諱背先蔑而夜薦秦師故此戰告之也
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奔也秋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
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也滎陽泰縣西北有扈亭不分別屬會人惣言諸侯晉大夫
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也冬深伐莒不屬將師徐夷告辭畧也公孫敖如莒莅
傳盟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也三

月甲戌取頂句寘文公子受非礼也（鄭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宗頂句大夫也終太皞之祀以與鄭國叛臣故曰非礼也）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也）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也）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也）鱗矔為司徒（桓公孫也）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也）桑御宴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礼也）昭公將去群公子樂預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茂其以本枝蔭庇之多也）故君子以為比（謂說人取以喻九族兄弟也）況國君乎此該所謂庇受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攘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也）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乱兵所殺也）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稱殺者及死者名也敬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也）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僖廿四年文公入也）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

焉寘此穆嬴襄公史人灵公之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
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諸子曰此子也而文吾
愛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惡欲使宣子教訓之也今君雖終言
猶在耳在宣子之耳也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
嬴且畏偏畏國人以大義来偏已也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禦秦
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也代孤射姑荀
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於佐独行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津為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人始以逆雍出
軍卒起爰討立灵公於軍右戎御猶在職也堇陰晉地也宣子曰我若愛秦、則

賓也不愛寇也既不愛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
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
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暦師夜
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
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与刳首相接上之也先蔑之
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史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
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己也攝卿以往可
也何必子同官為僚吾嘗同僚敢不尽心乎弗聽為
賦板之三章板記大雅也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僚乎僖廿八年林父將中

行先箴將左行也又弗聽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僚故也荀伯林父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箴也先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也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也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近公子雖之罪也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箴之義而從之也及敗遂不見責先箴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敗在十三年也秋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鄧鍾且讓之鄧鍾狄相讓其伐魯也鄧鍾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之日也趙盾反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反日可畏也秋八月

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屆所會後也不屆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也後至不屆其國辭不敏也此傳還自叔凡例之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壺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雅乃多反戴己卒又聘于莒人以壺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畏弟也冬徐伐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歌結援也穆伯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戚見之義鄢陵莒邑也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也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

於外為寇、猶及人、礼自及也。今臣作礼而君不禁
以治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也）使仲舍之
（舍不娶也）公孫敖反之。還莒女也。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
奔莒傳也）○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敢取其地。（日往
日也。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敗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
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反唇曰：（逆唇也）惑之用休。（有休則惑之。以勿休也）董之用威。（董皆也。有
罪則皆之。以威利也）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經

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
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礼
（德正德也。礼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也）無礼不樂，所由叛也。若吾
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來猶敗也）盍使睦大歌吾子
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敗鄭衛田張本也）八年（壬寅）春王正月。反
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
趙盾盟于衡雍（壬午月五日也）○乙酉，公子遂會伊雒之戎，盟
于暴。（乙酉月八日也。暴鄭地也。子遂不受命而盟，須去族善其解國患，於稱公子以貴之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出受命而出自外行也）

傳

蠡 无傳為災 放屑也 宋人殺其大史司馬宋司城來奔 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放皆屑官而不名貴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解楊敘匡戚之田于衛 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而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及取戚田見元年也

且後致公聲氏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境 公聲氏晉君女聲又取衛地以封之今并還衛也申鄭地也傳言趙有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也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令狐役在七年

秋襄王崩 為公孫敖如周弔傳也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公後至也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狄伐晉公子遂不及後君命放專命與之盟之也

書曰公子遂孫之也 孫貴也大史出境有

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己氏莒女也

宋襄史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祖母也

史人因戴氏之族 乘桀皇皆戴族也

以敘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揵節以死放屑以官 節國之符信也揵之節以死示不廢命也

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也

公以其官逆之皆後之亦屑以官皆貴之也 卿違從大史公貴其效節放以本官逆之諸宋而後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放言皆後之也

貳之蒐也晉侯將登箕郯父先都 登之於上軍也東蒐在六年也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

經

士穀本司空也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勳也先克奪蒯得田于莖陰七年晉禦秦師於莖陰以軍交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也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為明年敗先克張本也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以供葬交也無踰年而來葬故不稱王使也夷人姜氏如齊元傳皈寧之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御供葬交禮也晉人殺其大史先都下軍佐也以作亂討故后名也三月夷人姜氏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也晉人敗其大史士穀及箕鄭父與先都同罪也楚人伐鄭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也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交狄侵齊元傳秋八月曹

傳

伯襄卒元傳七年同盟於扈也九月癸酉地震元傳以道安靜以動為異故后冬楚子使椒來聘稱君以使大史其禮緯與中國同椒不言氏史畧文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衣服曰襚秦僻陋故不稱使不稱史人從來者之緯也葬曹共公元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亂殺先克不赴故不后之也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四月十九日也經后二月從告也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也不后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梁益耳蒯得不后皆非卿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范山楚大夫也楚人

師于狼淵以伐鄭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也因公子
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也鄭及楚平公子遂會趙孟
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肩緩也
以懲不恪華耦華父督之曾孫也公子遂独不在貶者諸曹交自非指為其國衰貶則皆從國
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皆放此也交楚侵陳克壅丘邑也陳以
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
敗之獲公子茷陳懽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懽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
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谿之會也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
文從子也傲不敬也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

君祥弗福也文十二年傳曰先君之幣器使下臣致諸執交明奉使皆告于宗廟故言傲其
先君也為言宣四年楚滅若傲氏張本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礼
也秦慕諸夏欲通敬於魯因有狄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嶽同盟无相赴弔之制故
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礼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复苟有礼焉
書也以無忘旧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复也肩者書於典策垂示子孫使无忘過厚
之好也十年甲辰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无傳公与小斂故肩
日也交秦伐晉不稱諸師告辭畧也楚敘其大夫宜申也謀殺其子西
君故肩名也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与二年同也及穫
子盟于女栗六故新立故与魯盟親諸侯也

傳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地名闕也楚將伐宋而來次於厥貉下也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 馮翊夏陽縣也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少梁也 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 又在廿八年 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 商楚邑今上雒商縣也 沿漢泝江將入郢 沿順流泝逆流也 王在渚宮 小洲曰渚 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子西畏讒言不敢之商縣也 王使為工尹 掌百工之官也

又与子家謀殺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 子家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僖十年狄滅温蘇子奔衞今復見蓋王復之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陳鄭及宋不書者宋鄭執卑而逃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 御事華元父也 遂道以田孟諸 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也 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 盂田獵陳名也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 復遂楚期思公也 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

思邑公也今大陽期思縣也子朱及文之无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陳放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也命夙駕載燧取火者也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也無畏挾其僕以洵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子舟无畏字也訖曰對亦不吐棄亦不茹訖大雅美仲山甫不避強禦無縱詭隨以謹罔極訖大雅也詭隨詭人隨人无正心者也謹猶慎也罔无也極中也是亦非避強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也厥貉之會齎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齎傳也

春秋考功八

至五千五百九十八字
臣五千二百四十一字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經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齎討前年逃厥貉會也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蓑筐宋地也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也郤缺冀缺也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秋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鹹晉地也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齎成大心敗齎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齎地也潘崇復伐麇至于錫齎亢麇地也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蓑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也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訂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

意諸來奔皆不
屑史失之也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
瞞侵齊鄭瞞狄國名也防邪之後潞姓也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
臣進之吉侯叔夏御莊叔莊叔得臣也緜房甥為右富父
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也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
僑如丈獲僑如不屑賤惠狄也蓋長三富父終甥搢其喉
以戈殺之搢猶衝也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也骨節非常恐後
世怪之故詳其處也以命宣伯得臣待夏而名其三子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也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在春秋之前也司徒皇父帥師禦
之耿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也公以穀甥為右

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
僑如之先也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生及牛父皆死故耿班秩受賞也宋
公於是以門賞耿班使負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諂之耿門
晉之滅潞也在宣十五年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
年魯桓之十六年也鄭瞞伐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
焚如之弟也焚如後死而先說者欲其兄弟伯季相次也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
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於人王子成父齊大夫也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
周首齊邑也濟北穀城縣東北有周首亭也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
見獲鄭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也邸太子朱儒自安於史鍾

經

安慶也史鍾邸邑也國人弗洵洵順也為明年邸伯來奔傳也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正月邸伯來奔孫壽見公以諸侯禮迎之也杞伯來朝後稱伯舒夷禮二月庚子叔姬卒既嫁成人無見出棄猶以恩錄其卒也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也戶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史略文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屑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稱人秦晉元功以徵者告也皆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也

傳

秦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幸者也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二年春邸伯卒邸人立君大子自安於外邑故也太子以吏鍾與邸郄來奔邸郄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公寵預人也故書曰邸伯來奔不屑也尊諸侯也既尊以為諸侯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公許之不絕婚主其姊以為夫人不屑大皈未笄而卒也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既許其絕故不言杞屑叔姬言非女也女未嫁而卒不屑也

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也群鄒叛楚群鄒偃姓也鄒庸鄒鳩之屬也令戶江南有鄒城・・西南有龍鄒也夏子孔執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鄒君名也宗巢二國群鄒之屬也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

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抗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敢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交君（徼要也魯公伯禽也言願交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也）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廟故稱先君之器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在夜反）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孰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也）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也）郤鄧將上軍（代箕鄧也）史駢佐之（代林父也）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也代先蔑也）胥甲佐之（胥臣先子也代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招也）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也）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先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史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嫡子也穿趙風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交（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祈求也）

膳也

十二月戊午秦軍攫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也又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要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之邵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也秦以膳皈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淪然則古者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經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也秦行人夜戒晉帥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將遁矣

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死勇也乃止晉帥止也為宣元年晉放晉甲傳也秦帥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誅

經

及鄭晉敗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无傳再同盟也邾子蘧蒢卒未同盟而赴以名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傳義與二年同也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沓地闕也秋侯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十二月元己丑己丑十一月十一日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也

傳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

射姑私逞之子

桃林之塞（塞嘉晉大夫也賜其瑕邑令師衆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隍開也）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交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雖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八年始誅中行故以為氏也）能外芟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也）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也）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万之後帑壽餘妻子）請自歸于秦、伯許之（許秦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履士會之足）

足欲使行也秦伯卿于河西（將歸魏也）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也）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吏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前魏有司也）使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无去心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尔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也臨別授之馬檛並示已所策以展情也繞朝秦大夫也）曰及無謀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也）既濟魏人譟而還（善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刘氏（士會竟後刘累之胤也別族復累之姓也）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也魯國

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鄭子曰苟利於民
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
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鄭子曰命在難民
死生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
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也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无窮故從之也遂
遷于繹五月鄭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太室之屋
壞居不恭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居以見臣子不共恭也冬公如晉朝且
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
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於楚畏晉故曰心請平也鄭伯與公

宴于棐子家賦鳲鴈子家鄭大夫公子皈生也鳲鴈
說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
往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敬使魯侯還魯恤之也季文子曰寡君來覺於此也
言再同有微弱之憂文子賦四月四月說小雅義取行役踰時思皈舉祀也不敢為還晉也
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爪也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之
也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說小雅也義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為鄭還不
敢安居也鄭伯拜謝公為行也公答拜十有四年戊申春王
正月公至自晉无傳告於廟也鄭人伐戎南鄙叔歜生帥師
伐鄭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居五月從赴
也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也在梁國穀熟縣西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琴也既見而移入北斗也非常所有故居之也公至自會元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成君晉趙盾不愛於義而大與諸侯之師涉邾之境見辭而退則其而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亡衆故貶稱人也九月甲申公孫敖率于齊齊既許後之故從大夫例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也殺君例在宣四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居名伐貴之故居字冬單伯如齊單伯周卿士也為魯如齊故居齊人執單伯諸侯元執王使之義故不依行人之例也齊人執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也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也

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允崩薨不赴則不居禍福不告亦不居葬亡禍也以懲不敬也敬使怠慢者自戒也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年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旋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尽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尽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也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

邾也 諜納捷菑也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殺舍而讓元 元齊

人元齊惠公也舍九月從 旨也七月無乙卯日誤也 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

爾爾不可使多蓄憾 則恨多不爲君 將免我乎爾爲之 言將復殺

義也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

晉之君皆將死亂 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 七年晉弑靈公史服但言其徴而

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言也 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

菑于邾 八百乘六万人 言力有餘也 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 貜且定公

也 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立適以長故曰辭順 周公將

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 王匡王也 而使尹氏

與聃啓訟周公于晉 訟理也 聃啓周大夫也 尹氏周卿 趙宣子平

王室而復之 復使和親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群

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 即群舒也 二子作亂城

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

如商密 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爲師王子燮爲傅也 廬戢梨及叔麋誘之

遂殺鬬克及公子燮 廬今襄陽中廬縣戢梨廬大夫叔麋其佐也鬬克子儀也 初

鬬克囚于秦 在僖二十五年也 秦有殽之敗 在僖三十三年也 而使

歸求成成而不得志 元晉報也 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

二子作亂 傳言楚莊王幼弱國内亂所以不能與晉競也 穆伯之從己氏也 八 在

年也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
以為請襄仲使無朗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与聽政変終寢於家故出入
不屑也三年而尽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
子孟獻子年尚少也請立雖也雖穀弟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
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
告喪請葬弗許請以卿礼葬也宋高哀為業封人以為卿業宋
附庸國也仕附庸還外為卿也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放曰
遂也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貪汙君之孫辟禍速也齊人定
懿公使來告雖放屑以九月齊人不服放三月而後定也今屑以九月明經日

月皆從赴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
己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
子叔姬也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
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弩以求女放也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也
經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
盟華孫奉使鄰國能臨変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放不使使其官皆從放屑司馬夏曹伯來
朝齊人敗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屑善魯威子以救文敗公族之恩崇仁孝之
教放特錄敖喪敗以示義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傳例曰非礼也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傳例

曰非礼也 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伐中入蔡 傳例曰獲

大城曰入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

諸侯盟于扈 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 穆曰諸侯言不足序列也 十有二月齊

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以王故來送子叔姬故與直出者異文也 齊侯侵我西

傳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請齊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

皆從之晉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贄幣賓主以

成礼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者秋收率多不能備威

儀華孫能章其屬以從古典所以致交而自重也 侯

重而交敬則晉尊而礼篤故貴而不名也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羨其祀其敢辱君 耦華

督曹孫也督弑殤公在桓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共宴會也 請羨命於

亞旅 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為敏 无敢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也魯人以為敏明君子

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礼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

古之制也 十一年曹伯來朝至此乃來亦五年也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也 齊人或

為孟氏謀 孟氏公孫敖之家慶父為長庶故或稱孟氏 曰魯尔親也飾棺

賓諸堂阜 堂阜齊魯竟上地飾棺不殯不无所殮也 魯必取之從之千

人以告 千人魯千邑大夫也 惠叔猶毀以為請 敖卒則惠叔請之至今期

年而猶未已也 毀過喪礼也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 殯於孟氏

之寢終叔服之言也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敗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黜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敗殯而屑之也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已不視惟堂而哭芒已惠叔母也恐敖從莒女故惟堂也襄仲欲勿哭恐敖取其妻也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敖生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也救乏賀善弔哭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欲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恐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伯年其二子來敖在莒所生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孟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吏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弁遠於禮手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皆魯邑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也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湯嘗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也伐鼓于社責群陰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也伐鼓于朝退自責也以昭其神訓民變若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變神也尊卑異制所以訓民之也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儀之等差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執節不移且畏晉故許之也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抱執既免而不廢禮終來致命故貴而告廟也新城

之盟（在前年也）蔡人不与（不會盟也）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羨卿二軍也）曰君弱不可以怠（怠解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允勝國曰臧之（勝國絶其社稷能其地土）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而不有其地也）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王使且數伐魯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也（明今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也）屑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也）允諸侯會公不與不屑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交故為惡也不屑謂不屑諱諸侯也）與而不屑後也（謂後期也今貶諸侯似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單伯無見執能守節不移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已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來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礼（執王使而伐無罪也）而討於有礼者曰汝何故行礼、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說小雅也）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說周頌言畏天威於是保福祿）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乱取國奉礼以守

猶懼不終多行無礼弗能存矣 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經 十有六年 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及与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朝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變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也 六月戊辰公及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信公疾且以賂敵也郪丘齊地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臺名毀壞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

傳 宋人弑其君杵臼 稱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愛弱故平也 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間疾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八月辛未邑姜薨毀泉臺 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邑姜薨故壞之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庸人帥群蠻以叛楚 庸今上庸縣也嗑楚之小國也 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 選楚地也百濮夷也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 備中國也 楚人謀徙於阪高 楚陰地也 為賈曰不可戎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吏麋与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放伐我也若我出師必
懼而皈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
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此聚見雜則散皈）自庐以往振廩同食
（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饍也）次于句澨（楚西界也）使庐戢梁
侵庸（戢梁庐大夫也）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也上庸縣東有方城亭也）庸人逐之
囚子揚窓（戢梁官屬也）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
如後大師（逸後句澨師也）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
（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与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也陘隰地名也）又与之

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也）唯裨儵魚人實逐之（裨儵奠庸三邑也魚
復縣今已東永安縣也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也）庸人曰楚不足与戰矣
遂不設備楚子乘駒會師于臨品（駒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
隊（郭也兩道攻之也）子越自石溪及貝自仞以伐庸（子越鬬椒也石
溪仞入庸道也）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也）遂
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與也）宋公子鮑礼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
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取加
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不疏也）國之材人
無不交也（有賢材者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桓鮑之曾祖也）公

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祖母也）而不可（以礼自防閑也）
乃助之旋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
桑元為右師（元華督曾孫也代公子成也）公孫友為左師桑耦為
司馬（代公子昂）鱗鱗為司徒萬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
寇（代華御事）初司城萬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萬之子也）請使意
諸為之（意諸壽之子也）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懽及焉
（禍及己也）弃官則族無所庇身之貳也始絺死焉（始旦也絺
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已在放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
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萬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

欲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也謂襄夫人）
也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
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去也）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
曰臣之而逃其誰若後君何（言無以變後君也）冬十一月甲
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
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師甸郊甸之師也）萬意諸死之（不屑不告）
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
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也）桑耦卒而使萬廸
經為司馬（廸意諸之中也）十有七年（辛亥）春晉人衛人陳人

鄭人伐宋 自閔僖已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史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西當為北蓋經誤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無不君臣不臣不臣所以暫大敎也 秋公至自穀 元傳 冬公及遂如

傳 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昏失其所也 卿不昏謂稱人也 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過五月之例也 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晉侯蒐于黃父 一名黑壤晉氏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傳不列諸國而言後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公不與會齊難故也 昏曰諸侯無功也 刺敎平宋而後不能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訴而與之昏以告趙宣子 執訴通訴問之官上也為昏與宣子也 曰寡君即位三年 魯文二年 召蔡侯而與之變若九月蔡侯入于幣邑以行 朝晉也 幣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能與蔡侯偕 宣多說立穆公侍寵專權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玄 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也 十二年六月皈生佗寡君之嫡夷 皈生子家

名也夷大子名也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於楚与俱朝晉也十
四年七月嘉君又朝以藏陳交藏勅也勅成前好也十五年五
月陳侯自弊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
也將夷往朝晉也八月嘉君又往朝以陳業之密迩於楚而
不敢貳焉則弊邑之敢也密迩比近也雖弊邑之交君何
以不免罪也在位之中一朝于襄公而再見于君
君灵公也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皈生自謂也
絳晉國都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尔未逞
吾志弊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

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也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蔭蔭
之處也言字意同皆相從備也小國之交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
加己則以人道相交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
也言急則欲蔭蔭於楚如鹿赴險也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也祈悉
弊賊以待於脩唯執事命之脩晉郊之境也言欲以兵距晉也文公
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郊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也
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參壬戌、、三月二十日也
亦獲成於楚郊与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
也令號令也大國若罔弗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郊趙

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鄉也公壻也晉侯女壻也秋周甘歜敗戎
于邲壺棄其飲酒也歜周大夫也邲壺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郵亭也為成元年晉
侯平戎于王張本也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
鄭大夫也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貪魯之
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
主偷必死偷猶苟且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
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無傳來同盟而赴以名也夏五月戊戌齊人
弑其君商人不稱盜罪商人也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
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眉二鄉以兩交行非相為介也冬十月子卒先君

經

既葬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來成君眉之也子在喪之稱也夫人姜氏皈于齊季
孫行父如齊元傳莒弑其君庶其稱君無道也

傳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
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令先師期死惠伯令龜
以卜豆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之不及期非疾也君亦
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之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
也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
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斷其尸足而使歜僕僕御
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也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扶職朴箠也扶擊也歜以相感激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仰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皈舍壽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无所畏也齊人立孫公元桓公子惠公也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交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

月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太子也視其母弟也殺視不屑賤之也屑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詐以子惡命也其宰公冊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冊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屑者史畏襄仲不敢屑殺惠伯也公冊務人奉其帑以奔葬既而復叔仲氏不欲其後夫人姜氏皈于齊太皈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與有罪出者不異故復發傳也將行哭而過市曰死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允於魯

吉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礼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
宝玉来奔納諸宣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援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来見公而文子出之故来不居公問
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史臧文仲教行父
交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礼於其
君者交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礼於其君者誅
之如鷙鷙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則以觀
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也德以處交處猶制也交以度功度量也功以
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者也掩賊為

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用也主藏之名以掩
賊為名也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也在九
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屬也九刑之屬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
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史莒僕
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宝玉矣其人
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比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以訓則昏民無則受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凶德是
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戈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也八人其苗裔也蒼
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也

度庭堅即皐陶字 舜聖度測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舜中也測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高辛帝嚳之號八人
亦其苗裔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此即稷契
朱虎熊羆之倫 忠未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未敬
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濟成也隕
墜也 以至于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后土
地官也稱作司寇平水土即土地之官也 以揆百度莫不時序地平天成
揆度也成亦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 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放知契在
八元之中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內諸夏外夷狄 背

帝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 醜亦惡也比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
渾敦 謂驩兜也渾敦不開通之貌也 少皞氏有不才子 少皞金天氏之号次黃帝
者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
德 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 天下之民謂之
窮奇 謂共工也其行窮其好奇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
話言 話善也 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心也 舍之則嚚 不通忠信之也 傲狠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謂鯀也檮杌頑凶无疇匹之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慝其惡名以至于堯、不能去

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放言
堯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氏有不才子縉
黃帝時官名
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
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遺冒并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
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放別謂之饕餮貪財為饕
貪食為餮也
舜臣堯為堯臣也賓于四門闢四門達四聰以賓禮衆賢也流四
凶族棄四凶罪祇而流放之渾敦窮奇擣杌饕餮投諸四裔以
禦螭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也
螭魅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也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舜
十六相去四凶也放虞唇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也曰納于百揆、、
取序無廢事也此八愷之功也曰賓于四門、、穆、無
凶人也流四凶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令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
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史克激祢以辭宣公之惑欲行父之志放其義美惡有過辭蓋
變宜也
宋武氏之族逆昭公子將舜司城須以作亂文公
弑昭公放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也司城須文公弟也
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
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
戴族菜桑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栗蘇萬也司馬子伯菜稱也
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内閣文庫

薨於武氏放也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也公及朝卒使樂呂為司寇以請國人

圖書文庫

春秋冬第九

宋之宣公之曾孫也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道明寺政官文庫

道明寺政官文庫

道明寺政官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